本书是企鹅欧洲史的倒数第二本，也是该系列中时间跨度最小的的，只有35年（1914-1949）。这段时间内，欧洲世界，乃至全世界发生了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巨变，只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可与之相比，但深远性则远不及此。本书的作者是以研究德国史而享有盛名的伊恩·克肖（同理查德·埃文斯），不过就企鹅欧洲史全系列来说，本书的写作只能说是中上，还是不如蒂莫西·布莱宁的《追逐荣耀》。客观的因素可能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一二战的历史资料、经典著作多如牛毛，又因接近当代且意义重大而为世人所或多或少地了解，写好、写出新意难上加难，只能力求较为完整、扎实、流畅而不出差错；再者这段时间毕竟较短暂，文化史、社会史就算因为世界大战而发生剧烈变动，但文化的成果总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方能出现，更长的时间跨度也容易在多个领域（如交通、生活、科技、文化）同时记录下新的进展，则本书的历史对象本身即有一定的劣势；最后，这段时间有着极为鲜明的主题，即两次世界大战，无论其中发生了多么重要的突破，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在综合性历史学的叙述中，总不免为世界大战所掩盖，此亦该时期历史著作所不免有的遗憾，本书的重点仍放在了两次大战上。

在企鹅欧洲史的诸书中，本书的篇幅也只是中规中矩，近500页的容量，如果要详细描写第三帝国，理查德·埃文斯的三部曲就占用了三大本共3000千来页的长度。因此，本书的写作必然有侧重点也有略写之处。作者的处理是对于战争的具体经过略写，两次世界大战的经过都只占用了一章中的一小节篇幅，梳理了战争中的关键节点，省略了诸多细节。作者将更多的篇幅留给了战争前的社会氛围、何以来到战争、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战争后的重建上。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何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得以实现重建、抱持繁荣与稳定，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仅仅只是下一次大战前的中场休息呢？作者给出的回答比较零碎，散见于全书的各处，这里仅仅是作一个不完整的小结。作者在导言中首先提出了这几十年造成欧洲社会全面危机的四个互相交织的要素：一，基于族裔与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大爆发；二，激烈且不可调和的领土要求；三，尖锐的阶级冲突，具体表现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四，旷日持久的资本主义危机。这四大因素共同但并不是平均地促使欧洲走向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据作者所说，它们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肇因，反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得到加强。第一次大战的结束，人们并没有能力也不打算全面地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使用的仍是旧时代的方法处理战争的结果，胜利者的胜利是不完全的，失败者也未完全失败。我们现在应该放弃源自苏联，后为中国所沿袭至今的历史编纂学传统的看法，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有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这四大因素得到了全面的激化，尤其在德国表现最为集中而激烈。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毁灭的彻底性，反而在更深的程度上带来了清理；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法西斯主义与苏联式共产主义）至少有一种被彻底证明是不可行的；新的工具（凯恩斯主义）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推倒重建比小修小补效果更好。战后的两强格局也比德国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要来得稳定。

苏联问题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重要事件，本书对此也提供了中国官方史学所不可能（就现今来说）提供的史料。有大陆的读者以为，本书作者是在有意抹黑苏联。其实如果站在现在往回看，苏联与纳粹德国本是一丘之貉，当我们将苏联、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成就”与“代价”一一列举比较，则并无高下之分，徒五十步笑百步耳。笔者在本书中首次读到的苏联新史实有两点：一是在1937的人口普查中，57%的苏联公民仍自称有宗教信仰；二是在“巴巴罗萨”计划刚刚执行的一段时间内，斯大林曾有意以牺牲领土来换取与希特勒达成和平协议。关于马歇尔计划与苏联的关系，相对有些复杂，本书所写的经过不免还是有些简单，只提到苏联单方面的拒绝，但没有提及美国也有意通过提出苛刻的条款来组织苏联接受。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消沉岁月里，欧洲社会对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失望，促使人们寻求极端的途径来获得拯救，尤以法西斯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最为极端亦得到最多的拥怼。但这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死路。在两种思潮刚刚同台竞技之时，两者还被视为政治光谱相隔最远的两端，但后来人们发现其间的相似性或许还要胜过其差异性，于是新的政治倾向分类方式应运而生，包括马蹄形和思维图的模式都将纳粹主义与苏联斯大林主义接近描绘出来。本书提供了一种民粹主义起源的新看法，但肯定不是民粹主义最早的开端，“（20世纪初）缺乏大众支持的政府既要应对被它们视为威胁的左翼运动，又要争取民众的支持，于是民粹主义运动应运而生。”

对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史，本书只是描绘了一半，是冲突更显著、舞台更在明面上的一段时间。“欧洲的20世纪也完全可以视为两个半场的世纪，也许1990年后可以算是‘加时赛’”。而下一本书的作者也是伊恩·克肖，不知道他又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描绘这欧洲20世纪的下半场？